



# 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1月11日  
星期一

思  
／  
想  
／  
光  
／  
华  
文  
／  
字  
／  
魅  
／  
力

□ 美编：继红  
□ 编辑：向平



【闫红说红楼】

## 喜欢吃螃蟹的,是什么样的人

□ 闫红

史湘云是一个热情的女孩子,有次她到荣国府来,听到大家结诗社,立即激动得不行,表示要先做个东道,邀上一社。

注意这“东道”二字,大抵和消费有关。所以她回到暂时下榻的薛宝钗的居处蘅芜苑,和宝姐姐商议时,怎么都不妥当。不妥当的缘故呢,是因为她没钱。

宝姐姐说,你一个月通共就那几串钱,你还不够盘缠呢。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,你婶子听见了,越发抱怨你了。

湘云听她说的是,也踌躇起来。宝姐姐就给她出了个主意,说她家当铺里有个伙计,家田上出很好的肥螃蟹,不妨在大观园摆个螃蟹宴,“现在这里的人,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,有一多半都是爱吃螃蟹的……”

请勿将这句话忽略,为什么老太太爱吃螃蟹?为什么园里的人也爱吃螃蟹,这只是口味上的巧合吗?

当然,可能有人会说,谁不爱吃螃蟹呢?这世上有不爱吃螃蟹的人吗?

还真的。有许多次,在饭局上,你都能看到一大盘金灿灿的螃蟹端上来,满桌人都发出小小的欢呼时,总会有那么一两位,端然微笑,待到螃蟹转到面前,再解释,自己从来不吃螃蟹,剥不好,嫌麻烦。

螃蟹确实不好剥,对于现实主义者,这是个问题——根据我的观察,不爱吃螃蟹的人,大多做人踏实,是靠谱的朋友、家人和工作伙伴,通常没什么幺蛾子。

但对于浪漫主义者,这种不好剥却正是螃蟹的妙处,需要掰,需要剪,需要嗑,需要刷,这些复杂的环节,拖长了进餐的节奏,趣味与风雅都从时间的缝隙里生出——浪漫主义者的时间,像奇石,是要有很多孔隙的,他们在这孔隙里听风声雨声。

那句话说得好,你吃什么,你就是什么。爱吃螃蟹的老太太和园里一多半的人都是浪漫主义的。

不难看出,到这里,宝钗对贾母的了解有了深入,她初来乍到时,以为贾母就是个喜欢吃甜烂之物爱听热闹戏文的老太太,贾母也很捧场地做欢喜状。事实上,贾母更爱《牡丹亭》《西厢记》里的文戏,太热闹的戏,比如讲述《赵氏孤儿》的《八义》,她和宝玉一样都嫌太热闹,吵得头疼。她还喜欢远远地借点水音听曲,喜欢下雨下雪。

她也没那么爱吃甜烂之物,鸭子肉粥她嫌油腻,枣子熬的粳米粥,她嫌太甜,倒是杏仁茶还比较合她心意。她的侄孙女史湘云和宝玉烤鹿肉,贾母也闻风而至,虽然不能跟这些年轻人一起撸串,也还是撕了一点糟鹌鹑的腿子,算是应了景。

朴实的人最爱家常菜,像贾母以及大观园里一大半的人,在饮食上绝不肯走走寻常路。

这顿螃蟹宴,还钓出了某些隐藏人格,有些人看上去并不怎么浪漫或真性情,吃起螃蟹也就现了原形。

比如说一向最为妥帖的平儿,也只有在螃蟹宴上,会抹凤姐满腮蟹黄,虽然是不小心,但不小心这几个字,在平

儿的字典里一向是不存在的。比起平时,已经算是放肆,但真正放得开还是跟凤姐回去她又独自转来时。

说是帮凤姐拿螃蟹的,李纨留她喝酒,她也就留下来了,开始还有点小心,喝上两口之后,凤姐叫人来劝她少喝,平儿满不在乎地笑:“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?”一面说,一面只管喝,又吃螃蟹,她以前也跟凤姐对过嘴,但几时在公开场合如此放肆。

凤姐叫平儿来拿螃蟹这个细节也有意思,刚才大家吃得一团高兴时,凤姐忙着给别人剥蟹肉,先是敬薛姨妈,因为她是客人,薛姨妈不像她姐姐王夫人总是端着,是个有点情趣的人,说:“我自己掰着吃香甜,不用人让。”凤姐就奉给贾母,然后再剥,给宝宝。

同时还要注意让人把酒烫得滚热拿来,再叫小丫头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,预备着这老老小小吃完洗手。

吃螃蟹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啊,哪能兼顾这么多。贾母的丫鬟鸳鸯也给她派差使,说:“二奶奶在这里伺候,我们可吃去了。”工作量这么大,吃得这么少,要是不回头再叫人拿几个在家里消消停停地吃,还有天理吗?

让人同情的是黛玉,吃一点夹子肉心口就微微地疼,她的本性应该是爱吃螃蟹的,就像湘云宝玉他们撸串时,宝琴嫌脏,宝钗说:“你林姐姐弱,吃了不消化,不然她也爱吃。”宝钗真的很懂黛玉了。

宝琴听说偶像黛玉爱吃,原本嫌脏也变成真香了,喜欢一个人,连她的口味都要跟随。

黛玉的矜持戒备,也是跟她的身体有关。湘云打小没了爹娘,比黛玉还要命苦,但她身体好啊,身体才是我们自己的小世界,身体之外,皆是异域。若是黛玉有个好脾胃,没准儿也自有一种洒脱奔放,看她给香菱讲诗那一回就知道了。

书里没写宝钗吃螃蟹,她应该是不爱吃的,或者,她对于食物,原本就没有多少特别的喜好。王夫人也参与了,也没见她吃,不但不吃,还要劝贾母打住。这也原是她的职责所在,在大户人家当媳妇,上有老下有小,各种内忧外患,即便她本来不是现实主义者,也得现实起来,何况她本来就是,连丫鬟都喜欢“笨笨的”,对于螃蟹这种刁钻的食物想来不会太感兴趣。

我自己很爱吃螃蟹,倒不是因为这种行为风雅,而是慢慢地剥螃蟹时,总有一种很舒服的怔忡,灵魂出窍,今夕何夕,好像自己能够对时间叫停似的。有了娃之后,首先要剥给他吃,才懂得王熙凤真的不易,能给人剥螃蟹,真的是真爱了,成天干这种苦差事,收入还比李纨少,真的说不过去啊,难怪王熙凤私下里要做点理财。

一顿螃蟹宴,吃出各种性情,有天性爱吃的,有借吃螃蟹释放天性的,有想吃不敢吃的,有在外面吃不好要拿回家吃的,有真的就不爱吃的……端的是风情万种,而这,要归功于宝姐姐的好主意。所以,每每听到有人责怪她帮湘云办这个螃蟹宴是收买人心外给自己拉票,就有点恐惧,一旦没有主角光环,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诛心,活在这世间,实在是危险。

【巴金在山东】

## 两游大明湖

□ 高军

巴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曾两次游览大明湖。由于当时他带着任务来山东开展工作,是来去匆匆到大明湖的,随后又去苏北,再接着去抗美援朝战场,所以并没有留下描写大明湖的文字,这固然让我们感到遗憾,但弄清楚巴金游览大明湖的过程,对于当地的文化积淀也有重要意义。

那是1951年初秋,中央人民政府派出老根据地访问团走访、慰问革命老区人民,巴金担任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副团长来到山东,主要是去沂蒙山区的沂南县深入农村开展工作,在济南的三次逗留主要是开会、汇报、总结等。

巴金来到济南的第三天,是7月28日。上午他忙着召开访问团团委扩大会议,由于有很多工作需要安排,具体环节也都需要周密考虑,这个会开的时间比较长,直到12点才结束。中午他和老友朱梅到聚丰德饭庄吃饭。下午的时间比较充裕。当地的作家对巴金很尊重,也很热情,大家决定陪着访问团一行中的文艺界朋友出去走走,看看当地的风景,让他们放松一下。下午4点,刘知侠、陶钝、臧云远三个人来到住处接大家。刘知侠是济南市文联主席、省文联编创部长、秘书长、党组成员,刚发表了产生巨大影响的短篇小说《铺草》,正在创作《铁道游击队》;陶钝作为山东省曲艺协会、山东省文联的领导,这次要陪同巴金一行到沂蒙山区,他是写过长篇唱本《杨桂香鼓词》、长篇小说《为了革命的后代》和《上升》、《黄犍》、《麦黄杏》等短篇小说的曲艺研究家、作家;臧云远是“左联”成员,编过杂志,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,出版诗歌、剧本、文艺理论、译著多种,时任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教授兼艺术系主任。巴金对他三个人的到来很高兴,他们简单协商后,决定用晚饭前的这段时间去大明湖游览一下。于是他仁带领巴金一行向大明湖走去。

大明湖是泉城济南的一颗明珠。这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五,初秋的济南天气还是很热的,他们选择这个时段来游览就好多了。特别是到湖边,水簇波纹,吹面而来的风也多了一丝凉爽。水中倒映着湖南岸的山影,增添了景色的层次感。陪同的人解释说:“这就是刘鹗《老残游记》中描绘的佛山倒影。景美,刘鹗写得也美。”在汇波楼驻足的时候,只见柳丝飘荡,夕阳返照,菱荷红艳,舟棹唱晚,四周景物橘红,相错如锦,有人笑说:“我们看到的就是济南八景之一的汇波晚照呢。”巴金他们缓缓前行着,一一欣赏着。整个游览过程中,巴金看得很仔细,听得很认真。由于心情大好,傍晚他们在大华饭店吃饭的时候,巴金喝下了四五杯葡萄酒。

巴金第二次游大明湖是8月24日。20日晚上巴金已从沂蒙山区回到济南,忙着整理走访座谈材料,准备总结在山东开展的工作,24日晚上就将奔赴苏北革命根据地走访了。24日上午在省府召开全体人员大会,散会后已经是10点多,巴金他们又去了大明湖。

这次游览是省里安排的,由省府副秘书长谢辉陪同,一路看趵突泉、金线泉、黑虎泉、古物陈列馆,然后在大明湖边坐上船,登上湖心岛。在历下亭前,巴金指着亭前楹联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对谢辉感谢说:“杜甫的诗句,称赞山东人才荟萃,人文会集。通过一路走访座谈和参观访问,我们对山东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,在革命老区学到很多东西,也深受教育。”最后,巴金又借用明末济南诗人刘敕《历下亭》中的两句诗说道:“‘不见此亭当日古,却逢名士一时多’啊。”在场的人都理解巴金的用心,发出了会意的笑声。随后,巴金又坐船到铁公祠,最后从这里上车回去。

说到底,巴金这两次光临大明湖,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是和当时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。带有这种历史内涵的游览,从某些方面来说,其本身的意义甚至比单独留下一段文字更有意义。